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启迪拔尖创新人才的 早期发现与培养: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王成龙¹, 杨朝晖²

(1.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北京 102617; 2.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举措。在国际科技与人才竞争日益严峻的新形势下,我国应理性审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及选拔机制面临的现实挑战。立足新时代,重新梳理陶行知关于创造教育的思想观点,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可以提供重要参考视角,以回应新时代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陶行知;创造教育;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Xingzhi's Creative Education Philosophy on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Real-World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WANG Chenglong¹, YANG Zhaohui²

(1.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2617; 2.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constitute a cornerstone for building a globally competitive education powerhouse and a pivotal strategy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domestically cultivated talent while haste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hubs for innovation and talent leadership. Amid intensifying global rivalry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capital, China must critically evaluate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frameworks for talent scouting and selection. By reinterpreting Tao Xingzhi's pedagogical philosophy of creative education-emphasizing learner-centered creativity, practical problem-solving, and societal engagement-this study provides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reforming found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to identify and nurture exceptional innovators. These efforts directly align with China's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top-notch talent capable of driv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addressing complex

【收稿日期】2025-03-24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一般课题“教育现代化视域下学校治理体系变革研究”(课题编号:CCDB22425)。

【作者简介】王成龙,教育学博士,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修二部副主任,北京市大兴区第二中学科研副校长,副研究员;杨朝晖,管理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市教育学会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ao Xingzhi; creative education;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 development;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拔尖创新人才是连接教育和新质生产力的纽带和桥梁,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建设教育强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基础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发展链条中处在基点位置,是助力早日建成教育强国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起点。处于“拔节孕穗期”的中小學生正处于坚定理想信念、学习扎实学识、萌发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的黄金阶段,基础教育更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重要阵地。

陶行知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为主要观点的创造教育思想,在当今时代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上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认真研究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指示,有助于破解当前基础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方面的诸多难题,以更加科学、全面和人性化的形式,激发学生的无限潜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杰出人才。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近代创造教育的开拓者。^[2]其创造教育思想根植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体系,与其“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代表性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其在《创造的教育》中所言,“创造的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就是生活中才可以求到教育”“创造的教育是怎样呢?就是‘以社会为学校’‘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彼此之间,很难识别。”

(一)创造教育的起点是教学做合一,本质是从行动开始

以生活为教育的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这一观点奠定了他所有教育主张的基石,创造教育亦是以其作为主要理论源泉。在《教学做合一》中,陶行知写道“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在《创造的教育》中,陶行知把“做”与创造等同起来,“我们要能够做,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

教学做合一的本质就是要从行动开始,一切思想的产生、一切行为的创造都源于行动之母。陶行知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用举例子的形式,深刻地解析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内涵,形象地剖析了行动为创造之源泉的意义,他说“小孩子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闻知,说知都是安根在亲知里面”。陶行知在上海大夏大学演讲《创造的教育》,进一步形象地阐释了创造的本质,即“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在文中他重申了“创造的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就是生活中才可求到教育”。

（二）创造教育的前提是承认儿童的创造力，走进儿童的生活世界

陶行知高度肯定了儿童具备的创造能力，承认儿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开展创造教育的重要前提。只有承认了儿童的创造力，才有培育创造意识、提升创造能力的可能。他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向成人呼吁，“我们要真正承认小孩子有创造力，才可以不被成见所蒙蔽。小孩子多少都有其创造的能力”。最为关键的是，要走出成人世界，走进儿童，从儿童立场出发会有别样的发现，他认为“我们加入儿童生活中，便发现小孩子有力量，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我们要钻进小孩子队伍里才能有这个新认识与新发现。”

陶行知非常重视环境对于培养创造力的重要作用。陶行知认识到，创造教育必须有民主的政治环境来保障。人民的创造潜能和创造才能，必须有自由的政治空间来张扬。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中，他指出，“培养或摧残这创造力的是环境。教育是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在《一个教师与家长的答复——出头处要自由》一文，他形象阐述了教师要给予青少年成长适度的自由空间，他写道“园丁的责任在灌溉、施肥、除害虫，而不没收它的自由的空气与阳光，则幼苗自能欣欣向荣了。树苗要伸出头来呼吸自由的空气，感受自由的阳光，才能活，才能长，才能端正。”当然，过分的自由等于放纵。陶行知亦认识到这一现象，他写道“青年不可以假借自由之美名去过放荡的生活。”

（三）创造教育的方法是“六大解放”，以创造出真善美的“活人”

陶行知认为，创造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真善美的活人。他在《创造宣言》中写道，“教育者不是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在《创造的社会教育论纲》中提到了创造教育的方法是“主观—启发；填鸭—自动；一粒一粒—整口；教授—自学”。可以看出，陶行知对于儿童的培养，是以相信儿童为基点的，通过教师循循善诱，焕发出儿童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方法，“教育方法要采用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注重养成终身好学的习惯以克服短命教育。”

儿童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唯有通过“六大解放”，才能释放儿童的创造天性。否则，就会使儿童创造力这种巨大智力资源埋在未经开垦的广袤的沃土里。这不仅是教育工作者的严重失职，也是对民族、对国家宝贵财富的重大浪费。^[3]释放儿童的创造天性，途径和方法则是“六大解放”，即解放眼睛、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解放嘴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

解放眼睛，即培养儿童对大自然进行观察，对大社会进行分析，在大自然、大社会的怀抱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解放头脑，重要的是要“先要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解放双手，即给儿童动手做的机会，实现“手脑并用”；解放嘴巴，要培养喜欢提问的本领与能力。陶行知说：“发明千千万，起点在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解放空间，才能搜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积累广博的基础。解放时间，陶行知首要反对过分的考试制度的存在，使儿童从忙碌中解放出来，因为“时间的解放，可以使儿童有时间从容地消化、思考所学知识，去接受自然和社会的宝贵知识，积极去创造”。

（四）创造教育的动力是革新教育理念，以试验精神为引领，开拓教育实践的新领域

创造教育实施的关键在于处于“关键少数”角色的校长和直面学生的教师这两个群体。唯有校长和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正视创造教育的重要作用，培育实施创造教育的意志品质与坚定信念，才能推动创造教育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陶行知看来，最核心的是要成为“第一流的教育家”，在教育实践上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陶行知进一步谈到，“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体来说，

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也理所当然要发挥主动创造的精神,从小培养其创造力。陶行知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中说,“把小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空间、实践都解放出来,我们就要对小孩子的创造力予以适当之培养。”

进行创造教育实践的另一保障和条件是教育工作者要有“试验之精神”。陶行知始终坚信试验精神是教育革新的重要条件。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中指出,“试验之精神,近世一切发明所由来也”“故欲求教育刷新进步,必先有试验,以养成其自得之能力”。《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进一步得出结论,“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可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创新实践始终带有浓厚的试验主义色彩,并将其践行于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日常实践中。

二、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在当代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与重要的时代意义,对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人才、推动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新审视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对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路与实践方法。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重要思想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 and 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人才成为第一资源的新发展阶段,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集聚引领驱动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人才力量,已成为现阶段我国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战略目标。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正视拔尖创新人才是激活科技自主创新的关键变量这一事实,就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就必须将人口的数量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陶行知首创的“教学做合一”“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等理念以及“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等观点,无不成为当下教育改革与创新提供了重要思路,为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培养自主思维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法宝,可以破解我国当前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重共同轻差异”等方面的弊端,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为破解创新人才培养难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指出,“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培养创新人才与一流教育家,根本在于基础教育阶段是否能够改变育人方式与理念、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和发现根植沃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陶行知“六大解放”等创造教育的思想观点,对于克服“评价标准单一”“应试教育压力”“缺乏个性化教育”等诸多现实难题以及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适应学生发展规律且更具活力的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和改变方法。学生有了生命活力和自主发展空间,才能激发更多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才能为培养更多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奠定更多的沃土。

三、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现实挑战

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有着丰富且历史悠远的实践,建立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相对独立也相对完善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积累了珍贵经验。我国仍然面临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欠缺、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存在偏差等问题,在培养取向、培养方式、培养对象与培养体系等方面还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一)培养取向存在“重育分轻育人,重应试轻生活”的短视化现象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脱节、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仍然没有彻底解决,究其原因则在于教育未能适应时代、社会和教育自身的需要,教育与生活所背离,教育内容与方式发生异化。^[4]受成绩为王、升学取向的外部评价标准的影响,基础教育阶段仍然存在重视学生考试成绩而忽视对学生综合素养提升的现象,尤其是随着学段的上升,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以机械刷题为主的知识获得方式,仍然存在中学阶段,中西部学校的毕业年级尤其突出。在以“唯成绩”“唯升学”教育政绩观”主导、急功近利心态占上风的教育生态中,考试分数成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日常生活与讨论的主旋律,重视分数的生态无疑会挤占学习以外的休闲时间,造成学生的生活技能欠缺、综合素养不一,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大相径庭。

(二)培养方式存在“重训练轻规律,重讲授轻启迪”的变异化现象

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寓教于乐、劳逸结合、身心俱乐。而以教育功利化、短视化为培养取向的学校,自然而然把培训方式演变为异化行为,突出表现在剥夺休息时间换取更多的学习时间、压缩与挤占非考试科目课时、提前结束课程用于备考等行为。一些学校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简单等同于竞赛获奖,把学科竞赛从天赋兴趣导向变成了升学导向。^[5]这种本末倒置的培养方式极端强调批量化、密集型的大规模机械训练与反复刷题,基本上是以延长学习时长换取高分,严重违背了基本的教育教学规律和孩子的身心成长规律。为了追求学习效率、追赶进度,教师自然会选择讲授类的教学方式,并要求学生追求答案标准化,潜移默化中要求学生顺从、听话、乖巧;另类表现通常会受到批评和压制。^[6]这极大束缚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学生极易陷入“流水作业”的单线思维中,基于爱好、好奇心而探索知识、真理的乐趣被逐渐消耗,甚至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领略到学习的乐趣。^[7]

(三)培养对象存在“重少数轻多数,重特殊轻普遍”的偏离化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而一些学校出于教育政绩化的利益驱动以及短平快的结果导向,不少学校尤其是在高中阶段通过单设重点班、实验班、火箭班等各种名义的专门班级,实现掐尖培养、重点培养、精英培养,致力于针对少数人进行特殊的培养,是一种面向少数人的教育。这种人为制造和拉大学校之间差距的学校制度,加大了学生的阶层差距,助长了教育不公平,^[8]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初衷、逻辑背离,且与党和国家一以贯之对教育公平的追求背道而驰,不利于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

(四)培养体系存在“重分段轻贯通,重学校轻协同”的割裂化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谁都不是旁观者,谁都不能置身事外。”拔尖创新人才也是如此,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是一项全社会协同合作的共同事业,需要各环节、各流程、各主体协同发力。但当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工作面临着“学段割裂”普遍性问题,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更是如此。在短视化、功利化目标的驱动下,各学段大多各顾一端,仅关注本阶段人才培养的分内职责,缺少对其他学段的主动衔接,各学段之间无法形成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接力棒”。如在回答“钱学森之问”时,高学段学校往往认为在学生创新意识和审辩思维等养成的关键期,低学段学校没有做到应有的培养,以致大学怪

中学、中学怪小学、小学怪幼儿园、幼儿园怪家长,层层推诿责任。^[9]人才培养是一项双向奔赴的过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同行、协同发力,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但当前人才培养主体单一,过分依赖学校教育,家庭与社会、政府育人资源分散、缺乏协同共育,甚至出现学校之外其他育人主体缺席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部门、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打造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良好环境。

四、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发现的启发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我国的基础教育仍然存在“应试主义”“优绩导向”“掐尖培优”等弊病。这都呼唤针对时弊、有实践成效的教育理论予以回应、破解。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尤其是创新人才培养有着诸多契合性,矫正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成为优化人才培养方式的重要教育哲学。

(一)思想层面,扭转急功近利的教育绩效观,以涵养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做创新思维和能力培养的引领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以考试分数和名校升学率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绩效考核方式,势必会产生功利化、短视化的教育实践行为,无疑是与立德树人的育人初衷相背离。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言“瓶颈总是在瓶子的顶端。”思想意识不改变,其他的一切实践创新与改革策略都要归于零。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者、教师与家长应该多方协同,在人才培养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意见与态度,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培训目标,摒弃功利化、短视化的心态与行为。

首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放在首要的位置,重新审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叩问自我是否以学生健康成长与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摒弃个人政绩私欲,确保教育事业始终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其次,作为办学治校领航者的校长,也迫切需要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指引,以陶行知所言的“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第一流的教育家”方向努力,为学生营造培育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良好氛围,本本分分办学,不做政客的教育家、书生的教育家、经验的教育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20世纪美国顶尖人才启示录》一书也分析了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大企业家等一些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写道:“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一个条件便是遇到好老师。”可见,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过程的另外一个关键变量就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再次,教师需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方式,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精神的培育,成为学生创新创造道路上的引路人。最后,家长应落实家庭教育责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为孩子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与学校、社会携手共育人才。

(二)方法层面,摒弃机械重复的题海战术观,以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遵循,做创新思维、发现问题的启迪者

重复刷题虽然可以极大范围地联系不同表述的考试题目,但题目是无穷尽的、学生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一旦陷入题海战术的漩涡,势必消耗学生有限的学习精力,也势必瓦解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对问题的追问,只关注“怎么解题”忽视了“为什么这么做”。创新的基础在质疑问难。在效率至上原则下,人的大脑却处于休眠模式,他的心智习惯于依附,逐渐失去了自主活力。^[10]

卓越的学校教育不是“知识追逐儿童”,而是“儿童追求知识”。^[11]创新思维的培养关键在发问。《论语·述而》也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为了更好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学生在创新思维的意志品质。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在知识学习、实践探究、多元思考、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实际问题解决的“核心素养”,而非培养成快速

准确作答的“解题高手”。应当借鉴陶行知关于提问的思想,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探究和思考的闲暇,解放眼睛、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解放嘴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把学生从大量低效、重复、机械的刷题考试中解脱出来,营造自由自问、兴趣使然、宽松民主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发现新问题、质疑、提问。陶行知先生多次阐述这个观点,写道“创造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天地是个闷葫芦,闷葫芦里有妙理。您不问它,您怕它,它一被问,它怕您。您若愿意问问看,一问直须问到底!”

(三)实践层面,转变培尖掐尖的人才培养观,以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为理念,做良好教育生态的塑造者

长期以来,部分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和名校录取率,通过跨校跨区层层掐尖招生,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约等于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培优训练,这极大破坏了人人皆可出彩的良好教育生态,不利于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更不利于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要坚持面向每一个学生。要在为学生打好共同基础的同时进行差异化教学;要引导学生在情境中、实践中学习,在生活中自然进行学习。这些都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必由之路。^[12]所以,基础教育阶段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育,要从“拔尖”转向“普育”,从“掐尖式”选育转向“普育式”人才滋养,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土壤环境,保护每一个学生的创新天赋。一方面要做到对有创新潜质的学生予以“早发现、早培养”,另一方面要做到不抛弃任何一个学生,做到“不掐尖、不功利”。

基础教育阶段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应该端正自身的办学定位,在重培养、轻选拔方面下功夫,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过程是其优异的自身素质与良好的合适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使其不断积累才能、成就、荣誉等各种优势,^[13]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可以完全识别的。此外,中小学生在具备了一些创新的素养,还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拔尖创新人才。基础教育阶段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真正意义,在于要为中小学生在创新意识的萌芽、创新思维的培育、创新型人格的发现提供良好环境,尤其是点燃学生对科学的热爱、对创新的热情、对学习的热忱,以及培养学生对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浓厚兴趣。

当然,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是学生主体和育人客体共生共赢的过程,^[14]要处理好学校培养与内在动力之间的关系,重视学生自主的唤醒与创新潜质的挖掘。学生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主体,更应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激发其知识学习与创新思想萌发的行动自觉,培养其探索知识与自主学习的强烈意愿,进而有效提升其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体系方面,改变各自为政的狭隘本位观,以纵横协作全链条供给为牵引,做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耦合者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某一个学段、某一所学校独立培养起来的,是一个长周期、长链条、全方位、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培养过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迫切需要打破校际壁垒、学段壁垒、家校社壁垒,构建一套多层次、分阶段、横向共享、纵向贯通的小初高递进、家校社协同、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创新人才贯通动态培养体系。

第一,学段衔接,实现大中小幼贯通培养。中小学校要主动延伸人才培养链条,加强与其他学段的互动衔接,通过课程衔接、教师互补、资源共享等方式,为学生搭建培养创新思维与能力搭建全链条学习的平台。第二,家校社政合作,达成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的共识与行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政府等多方力量协同合作,畅通良好的知识学习、实践探究、应用转化的联合培养机制,共建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的资源供给系统。第三,教育与生活相结合,打破学校内外、课堂内外的壁垒。2024年6月1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PISA2022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表现结果显示,影响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学校因素包括学校风

气、课堂教学策略、学校活动参与频率和数字化赋能。每周参加 1~2 次学校活动的学生,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成绩显著高于不参加或过多参加的学生。^[15]可见,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除了课堂教学主阵地外,还需要开辟课堂外、校外的活动阵地,为学生培养动手能力、实践操作、举一反三创造泛在可及的生活教育场所,实现教育与生活的有机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吹响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对于夯实基础教育基点地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具有全周期、全环节、投入高、见效慢等规律,需要认真研究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扭转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各项弊病,挖掘借鉴陶行知关于创造教育的思想宝藏,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赋能添势赋能,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华丽篇章。

参考文献:

- [1] 齐彦磊,周洪宇.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价值、机制与策略[J]. 中国远程教育,2024,44(07):15-23+48.
- [2] 金林祥,李庚靖. 论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01):77-81.
- [3] 周洪宇. 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249.
- [4] 周洪宇. “生活·实践”教育的要义、意蕴与实施[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4(03):1-8.
- [5] 王殿军.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何为?[J]. 内蒙古教育,2024(06):25-31.
- [6] 翁铁慧. 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思考与实践[J]. 创新人才教育,2014(02):6-12.
- [7] 丘成桐. 创新的基础在质疑问难[J]. 中国教育学刊,2021(04):7.
- [8] 杨东平. 中国需要新的教育哲学:从素质教育到生活教育[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05):7-10.
- [9] 周洪宇. 跳出学校看教育,为党和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J]. 中国基础教育,2023(10):52.
- [10] 刘云杉. 拔尖的陷阱[J]. 高等教育研究,2021,42(11):1-17.
- [11] 钟启泉. 中小学如何孕育拔尖创新人才[N]. 中国教育报,2024-05-29(005).
- [12] 成尚荣. 因材施教: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第一性原理”[J]. 中小学管理,2024(01):63.
- [13] 钟祖荣. 基于拔尖创新人才特征和成长规律的培养策略研究[J]. 中国人事科学,2024(12):22-31.
- [14] 杨勇平. 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优化进路[J]. 中国高等教育,2025(05):4-9.
- [15] 徐瑾劼,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 全球15岁学生创造力发展水平及培养路径:基于PISA2022学生创造性思维表现结果的洞察[J]. 人民教育,2024(12):74-78.